

最新我的老师散文 我的老师从药汀先生 散文(汇总17篇)

在社交场合中，答谢词是一种礼仪的表达方式，它不仅可以展现我们的风度和修养，更能够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友谊。其次，要注意语言的恰当运用，选择恰当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使答谢词更具感染力。5、希望以下的答谢词范文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和指导，使大家能够写出更好的答谢词。

我的老师散文篇一

前不久回母校云中办事，临走，礼节性地问了问校长的病情如何，主任面色凝重地说，不怎么好，现在在家修养，我也没太在意，敷衍几句就走了。

刚出校门，突然看到学校的车子开了进去，车的前排坐着一位老人，脸色苍白，目光呆滞，这——不就是我们的校长！哪个曾被我口诛笔伐，能以眼光射杀人于百步之外，能以狮子吼震慑全场的老校长吗？这——不就是哪个因为逃课打球而把我追进厕所，课间操期间楼上楼下到处逮人的老校长么？突然之间感觉特别难过，这还是我记忆中的老校长么？当几许威严从脸上退去，我终于看出了他的`苍老！曾经坚毅的目光掩埋了他的年龄，而现在，他只是个老人，再也没有坐在学校门前太师椅上的威严，亦没有俯视学生的气势。卸下哪份担子，卸下哪份责任，其实他也是个脆弱的老人，仍要面对生老病死，仍要面对成败得失。

六十岁之前，他只是个教书育人的老师，六十岁之后，他凭一己之力创建了这个学校，挽救了多少没有考上高中的学生，在大方县的教育史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华丽的转身，完美的谢幕，生也吧，死也吧，都已值得。

大江东去，苒苒物华休。时间在他脸上雕刻出了道道皱纹，

如今他已然垂垂老矣，但我一直相信，他的正直与不受胁迫和班主任老陈的精神一样，是这里最值得推崇和赞扬的品质。

我的老师散文篇二

我是家里的老二，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1957年秋天，全国性的三年经济困难已经在家乡拉开了序幕，结了婚还不到一年的哥哥竟然莫名其妙地英年早逝。算来已经过去了五十几个年头了。近来，那些尘封多年的往事常常在记忆的长河中泛起，情境之清晰宛若昨天。

以前母亲还健在时，常听她说，我两岁（其实只是刚过了周岁的生日）的那一年，父亲和母亲下田干活时就将我丢给四岁的哥哥。只是关照隔壁的二奶奶顺便照看一下，二奶奶曾跟母亲说过：“孩子丢在家里没事，两个人整天在一起玩，小的只要看不到哥哥就会跌跌撞撞地嚷着要找“嘟嘟”。后来我们都慢慢地长大了，哥哥性格内向，虽然只比我大两岁，但显得比我有城府，有心计，懂世理。大大咧咧的我是个调皮鬼。全国解放前的那几年，母亲给我们买零食都要分成平均两份，要我们省着吃，因为不那样就会被我当仁不让地干掉一大半。有一次每人分了半斤左右的荸荠，没过多一会儿我的那一份就风卷残云般的被消灭掉了，而且是一种“败家子”的吃相，吃一半糟蹋一半。他的那一份只吃了两三个就保管起来了，记得是装在一只旧袜筒里，背着我藏起来了。过了好几天，他才拿出来给了我两个，至今仍然记得那种已经风干了的荸荠特别甜。为此，母亲就说他将来会“过日子，有聚财”，说我：“这个二麻腿子没出息，有一千用一万”。

哥哥十一岁的那年进了庄上的私塾馆念了二年书，九岁的我在家里当了一年的“保姆”，带着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第二年我也进了那家私塾馆与哥哥做了一年的同学。那时还单干，一家一户种田，家里要有人帮忙，我们弟兄两个只能“重点培养”一个，于是，才十二三岁的哥哥就辍学成了家里的辅助劳力。上世纪五十年代，农村中念过二年书的人

就算得上是文化人了，为此，哥哥也觉得挺自豪，他有一件在那时叫“民主装”的上衣，衣服的左胸口有一个小袋子，他习惯在袋口上插一支黑色胶木杆子的钢笔。

1956年秋天，虚龄十七岁的哥哥结了婚。虽然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规定了结婚年龄应为男二十女十八（而且都要是实足年龄），但农村中早婚的习俗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不过，哥哥早熟，个头已经超过了一米七，比起那些仍带着娃娃气的小新郎倌来也算得上是玉树临风了。嫂子比哥哥小一岁，嫁过来时个子不算矮，就是身子长得单薄了些，鹅蛋形的脸上略显黑瘦。听说她幼年丧父，后来妈妈找了个人到家里“招夫养子”。她的那个继父我见过，是个木匠，个子不高，人挺和气。和许许多多那时的女孩子一样，她没念过一天书。不过，她人挺贤惠懂礼，平时话不多，弟弟妹妹们都叫她姐姐，我不大好意思叫，因为她只比我大了不到一岁。嫂子的性格与哥哥有些相似，都内向。看得出来，两个人感情很好，结婚一年，没看到他们为什么事红过脸，甚至连一句高声也不曾听到过。爸妈对她也算是挺满意的，就是还不到四十岁的母亲好像有点着急，因为她觉得时间也不短了，为什么她的肚子还不见有动静。

第二年秋天，社里有两个月没分口粮（那时还不曾有人民公社，叫高级社）听说是要先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刚刚在解放后过了几年温饱日子的农民对此很不适应。那些日子，我们家连留着喂猪的麸皮都吃光了，靠自留地上的胡萝卜度命，因为胡萝卜还没长成，才有小姆指一般大，只好连樱子一起吃。有一天，听说离我们那里十六七里远的小镇上可以买到芋头仔儿，芋头是一种蔬菜，但有点类似山芋，能当饭吃。哪天哥哥起了个大早，跟村里的七八个人一起撑船到那个镇上去。回来时，天黑了许久，每人买了二十斤芋头仔儿，说是要排很长的队，一个人只准买十斤，他们排了两回队，到天快黑时才将船往回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吃的是用萝卜樱子煮的粥，只有极少的一点米，黑乎乎地煮了一大锅。没多会儿，哥哥就将锅里剩下的三四大碗粥呼啦呼啦地喝光了，

开始，已经上了铺的母亲叫他烧两个把子热一下再吃，他说，不用了，还有点热。后来听说那天去的几个人一天都没吃东西，街上样样要粮票，买不到东西吃，显然，他是饿急了。

那天嫂子去了娘家。下半夜时，哥哥突然发起了高烧。天亮后，父亲找了一条小船跟我一起送哥哥去看医生，哥哥是我和父亲架着走上船的。邻庄有个祖传的老中医，上船摸了下哥哥的额头，也没说可能是得的什么病，就给打了一针，据说是当时最贵的盐水针（就是后来叫青霉素的退烧针，那时挺金贵）。那一针一点作用也没起到，到了晚上，哥哥不但高烧不退，还说起了胡话。庄上有人说，可能是得的“邪”病，西边庄子上有个专门替人家看“邪”病的人，叫“野和尚”，挺灵验，不如去让他看一看。那时，父亲好像是乱了方寸，连夜请了本庄的姨父和我一起送哥哥过去。记得那天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的船在小河里好不容易七拐八拐找到那个庄子。“野和尚”被我们叫醒后，只是煞有介事地念了些咒语，画了几道符烧成灰，和着水喂哥哥喝了下去，并说，没事了，你们回去吧。那天回来后，天已大亮，让人觉得有点神奇的是，哥哥竟然被喂了半碗粥。就是那吃的样子有点不正常。晚上，正当父亲和母亲都觉得有了一线生机时，哥哥却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前后折腾了不到两天的时间，一条鲜活的年轻生命就这样被那时人的荒唐与无知葬送了，过了几年才知道，哥哥得的病分明是急性阑尾炎导致穿孔，即使是在那时，如果能及时送到正规医院也是完全有可能转危为安的。

嫂子得到消息后，是一路上嚎哭着走回来的，下葬的那一天，母亲已经哭不出声音出来了，此前，她哭昏过去好几次。蓬头垢面的嫂子也一定要给哥哥下田送葬，是旁边的人硬拽着，不曾肯让她上船，我们那里有个习俗，为丈夫送过葬的人就一辈子不能再改嫁了，嫂子那年才十七虚岁，帮助办丧事的人是理智的，来日方长，他们不能让她一失足成千古恨。哥哥死后，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可日子还得过下去，在我的后面还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因为办丧事又预付了社里一些口

粮，这个冬天将会特别难熬。庄子上有好几户人家举家去了江西、湖北。父亲没去过那些地方，最熟悉的地方是苏南、浙北和上海，母亲的童年就是在青浦（原属江苏，后来划归上海）乡下度过的，说得一口纯正的青浦话。解放前后的那些年，全家人住在一条小木船上，先是做水果生意，后来做小百货，那些年，父亲的“事业”风生水起，还在家乡置下了十几亩田。听说那一年，上海街头上的熟食还不曾要粮票，父亲就想挺而走险，将全家人带出去重操旧业。后来在一个漆黑的夜里，父亲将已经入了社的那条木船，偷偷地撑到门前，往船上搬了一些锅碗瓢盆和所有的衣被，叫醒了熟睡中的弟妹们，摸黑“逃离”了家乡。那天，正好嫂子被娘家人带了回去，确切地说，全家人是瞒着她出走的。父亲和母亲都认为，哥哥不在了，这个家庭与孤身一人的嫂子好像没有任何关系了，丢下她是为了让她早点去重新找出路。其实，当时嫂子的心思母亲是心知肚明的，如果她知道这个消息，无论如何都要跟这个大家庭一起走的。那时乡下流行“叔招嫂，人人喊好”，有不少人家孀居的嫂嫂与家里的小叔子组合成了新的家庭，甚至还有嫂子比小叔大七八岁的情况。当时经济条件太差了，找个媳妇不容易，还有的人家媳妇已经有了孩子，如果改嫁出去会苦了孙子孙女。我与嫂子年龄相当，看起来，好像挺顺理成章，但实际上是有许多因素制约着的，最主要的一点是母亲不想留她，说她幼年“克父”，结了婚又“克”死丈夫，“命”特别坏。虽然这一点对嫂子来说是极不公平的，但母亲特相信迷信，成了坚决不留她的主要原因。其次是家里在几年前已经替我定下了一门亲事，虽然算不上是娃娃亲，但那时我也只不过才十一二岁，根本就沒征求过我的意见。还有一个因素是嫂子结婚一年未能怀上孩子，母亲心里有些忐忑。除了这些，母亲对嫂子的为人印象还不错，她是母亲娘家庄子上的人。

过了些日子，我们在上海听庄子上的人说，嫂子从娘家回来后，看到了被洗劫一空的家，顿时就明白了一切，她号陶大哭了一阵后决定在那个“家”里住下来，社里的人都看她可怜，还破例分了点口粮给她。她在社里上了几天工，每逢农

历月份中哥哥的忌日，都要把自己吃的那一碗“饭”先供在桌子上，给他烧些纸钱，（过去我们那里有‘烧撞月’的习俗，人死后的三年内，每月都要烧供一回）。她还没有彻底死心，她希望母亲过些日子会回心转意重新将她收为媳妇。第二年，人民公社了，过了几天吃饭不要钱的好日子后，公共食堂就解散了，她一直在那里坚持到“弹尽粮绝”，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才卷铺盖回了娘家。听说在娘家每月还要给哥哥烧几张纸，只是因为不作兴在娘家家里烧，只能用一张小杌子放到门外的巷子里象征性地祭供一番。母亲听到了这个消息后是很感动的，毕竟那年嫂子才十八岁，跟哥哥也只做了一年的夫妻。不过，感动归感动，母亲的初衷是不会改变的，她不敢再让我去当试验品，她怕我会和哥哥一样被她“克”死。

1958年深秋，我们全家在上海被迁往大西北。过了二年，母亲托人将我的“原配”从家中带了过去，在荒凉的戈壁滩上，我们举行了一场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婚礼”，之后，嫂子也远嫁到了黄海边上去了，听说那个男人比她大好几岁。后来我想，如果当年在我的“原配”还未过去之前，嫂子敢只身先撞过去，估计那时我和母亲都会留下她的。不过那个时候一字不识的女孩子哪有那胆量，再说，她也弄不清楚我这个当事人是什么想法。后来，我从大西北下放回来当了人民公社的社员，过了好些年半饥半饱的日子，还顺带生下了三四个儿女，大家都为一大帮嗷嗷待哺的孩子操碎了心。多少年来，一直未能与嫂子见上一面，只是听说她在那边也一连生了三个儿子。一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又有好多年听不到她的消息了，也不知道她是健在还是已经埋骨他乡？有时还想与老伴一起找个机会去看她一回。距离不算远，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但不知道她的确切地址，也没去刻意打听，因为怕见了面无话可说。宋代词人苏轼曾在他的一首词作中写到过：“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

我怕会遇到那样的尴尬，一直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应该去

呢，还是不去？

我的老师散文篇三

在深切怀念我的两个不在眼前的母亲的同时，在我眼前那一些德国老师们，就越发显得亲切可爱了。

在德国老师中同我关系最密切的当然是我的doktor-vater(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我同他初次会面的情景，我在上面已经讲了一点。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非常年轻。他的年龄确实不算太大，同我见面时，大概还不到四十岁吧。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装，面孔是孩子似的面孔。我个人认为，他待人还是彬彬有礼的。德国教授多半都有点教授架子，这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后来听说，在我以后的他的学生们都认为他很严厉。据说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递给他，他翻看了一会儿，一下子把论文摔到地下，忿怒地说道：“dasistaber allesmist!(这全是垃圾，全是胡说八道!)”这位小姐从此耿耿于怀，最终离开了哥廷根。

我跟他学了十年，应该说，他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他教学很有耐心，梵文语法抠得很细。不这样是不行的，一个字多一个字母或少一个字母，意义方面往往差别很大。我以后自己教学生，也学他的榜样，死抠语法。他的教学法是典型的德国式的。记得是德国十九世纪的伟大东方语言学家埃瓦尔德(ewald)说过一句话：“教语言比如教游泳，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把他往水里一推，不是学会游泳，就是淹死，后者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瓦尔德施米特采用的就是这种教学法。第一二两堂，念一念字母。从第三堂起，就读练习，语法要自己去钻。我最初非常不习惯，准备一堂课，往往要用一天的时间。但是，一个学期四十多堂课，就读完了德国梵文学家施腾茨勒(stenzler)的教科书，学习了全部异常复杂的梵文文法，还念了大量的从梵文原典中选出来的练习。这

个方法是十分成功的。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家庭，最初应该说是十分美满的。夫妇二人，一个上中学的十几岁的儿子。有一段时间，我帮助他翻译汉文佛典，常常到他家去，同他全家一同吃晚饭，然后工作到深夜。餐桌上没有什么人多讲话，安安静静。有一次他笑着对儿子说道：“家里来了一个中国客人，你明天大概要在学校里吹嘘一番吧？”看来他家里的气氛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他夫人也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的人。

后来，大战一爆发，他自己被征从军，是一个什么军官。不久，他儿子也应征入伍。过了不太久，从1941年冬天起，东部战线胶着不进，相持不下，但战斗是异常激烈的。他们的儿子在北欧一个国家阵亡了。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夫妇俩听到这个噩耗时反应如何。按理说，一个独生子幼年战死，他们的伤心可以想见。但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是一个十分刚强的人，他在我面前从未表现出伤心的样子，他们夫妇也从未同我谈到此事。然而活泼不足的家庭气氛，从此更增添了寂寞冷清的成分，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了。

在瓦尔德施米特被征从军后的第一个冬天，他预订的大剧院的冬季演出票，没有退掉。他自己不能观看演出，于是就派我陪伴他夫人观看，每周一次。我吃过晚饭，就去接师母，陪她到剧院。演出有歌剧，有音乐会，有钢琴独奏，有小提琴独奏等等，演员都是外地或国外来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剧场里灯火辉煌，灿如白昼；男士们服装笔挺，女士们珠光宝气，一片升平祥和气象。我不记得在演出时遇到空袭，因此不知道敌机飞临上空时场内的情况。但是散场后一走出大门，外面是完完全全的另一个世界，顶天立地的黑暗，由于灯火管制，不见一缕光线。我要在这任何东西都看不到的黑暗中，送师母摸索着走很长的路到山下她的家中。一个人在深夜回家时，万籁俱寂，走在宁静的长街上，只听到自己脚步的声音，趑然而喜。但此时正是乡愁最浓时。

我想到的第二位老师是西克(sieg)教授。

他的家世，我并不清楚。到他家里，只见到老伴一人，是一个又瘦又小的慈祥的老人。子女或什么亲眷，从来没有见过。看来是一个非常孤寂清冷的家庭，尽管老夫妇情好极笃，相依为命。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早越过了古稀之年。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国的老师中对我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师。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剧烈地跳动，老泪立刻就流满全脸。他对我传授知识的情况，上面已经讲了一点，下面还要讲到。在这里我只讲我们师徒二人相互间感情深厚的一些情况。为了存真起见，我仍然把我当时的一些日记，一字不改地抄在下面：

1940年10月13日

的相片，放在桌子上，对着自己。这位老先生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他。他简直有父亲或者祖父一般的慈祥。我一看到他的相片，心里就生出无穷的勇气，觉得自己对梵文应该拼命研究下去，不然简直对不住他。

1941年2月1日

5点半出来，家里去。他要替我交涉增薪，院长已答应。这真是意外的事。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这位老人家，他对我好得真是无微不至，我永远不会忘记！

原来他发现我生活太清苦，亲自找文学院院长，要求增加我的薪水。其实我的薪水是足够用的，只因我枵腹买书，所以就显得清苦了。

1941年，我一度想设法离开德国回国。我在10月29日的日记里写道：

11点半，去上课。下了课后，我同他谈到我要离开德国，他

立刻兴奋起来，脸也红了，说话也有点震颤了。他说，他预备将来替我找一个固定的位置，好让我继续在德国住下去，万没想到我居然想走。他劝我无论如何不要走，他要替我设法同rektor(大学校长)说，让我得到津贴，好出去休养一下。他简直要流泪的样子。我本来心里还有点迟疑，现在又动摇起来了。一离开德国，谁知道哪一年再能回来，能不能回来？这位像自己父亲一般替自己操心的老人十九是不能再见了。我本来容易动感情。现在更制不住自己，很想哭上一场。

像这样的情况，日记里还有一些，我不再抄录了。仅仅这三则，我觉得，已经完全能显示出我们之间的关系了。还有一些情况，我在下面谈吐火罗文的学习时再谈，这里暂且打住。

我想到的第三位老师是斯拉夫语言学教授布劳恩(braun)[]他父亲生前在莱比锡大学担任斯拉夫语言学教授，他可以说是家学渊源，能流利地说许多斯拉夫语。我见他时，他年纪还轻，还不是讲座教授。由于年龄关系，他也被征从军。但根本没有上过前线，只是担任翻译，是最高级的翻译。苏联一些高级将领被德军俘虏，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要亲自审讯，想从中挖取超级秘密。担任翻译的就是布劳恩教授，其任务之重要可想而知。他每逢休假回家的时候，总高兴同我闲聊他当翻译时的一些花絮，很多是德军和苏军内部最高领导层的真实情况。他几次对我说，苏军的大炮特别厉害，德国难望其项背。这是德国方面从来没有透露过的极端机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家庭十分和美。他有一位年轻的夫人，两个男孩子，大的叫安德烈亚斯，约有五六岁，小的叫斯蒂芬，只有二三岁。斯蒂芬对我特别友好，我一到他家，他就从远处飞跑过来，扑到我的怀里。他母亲教导我说：“此时你应该抱住孩子，身体转上两圈，小孩子最喜欢这玩意！”教授夫人很和气，好像有点愣头愣脑，说话直爽，但有时候没有谱儿。

布劳恩教授的家离我住的地方很近，走二三分钟就能走到。

因此，我常到他家里去玩。他有一幅中国古代的刺绣，上面绣着五个大字：时有溪山兴。他要我翻译出来。从此他对汉文产生了兴趣，自己买了一本汉德字典，念唐诗。他把每一个字都查出来，居然也能讲出一些意思。我给他改正，并讲一些语法常识。对汉语的语法结构，他觉得既极怪而又极有理，同他所熟悉的印欧语系语言迥乎不同。他认为，汉语没有形态变化，也可能是优点，它能给读者以极大的联想自由，不像印欧语言那样被形态变化死死地捆住。

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擅长油画。有一天，他忽然建议要给我画像。我自然应允了，于是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天天到他家里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当模特儿。画完了以后，他问我的意见。我对画不是内行，但是觉得画得很像我，因此就很满意了。在科学研究方面，他也表现了他的才艺。他的文章和专著都不算太多，他也不搞德国学派的拿手好戏：语言考据之学。用中国的术语来说，他擅长义理。他有一本讲十九世纪沙俄文学的书，就是专从义理方面着眼，把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列为两座高峰，而展开论述，极有独特的见解，思想深刻，观察细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可惜似乎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我都觉得有寂寞冷落之感。

我的老师散文篇四

天地君亲师，古人把老师（师傅）排在天地君亲之后，足可见老师从古就是令人尊敬的职业。在我的岁月里，有的时间在学校里度过，教过我的老师很多很多，多则几年，少则几天。每一个老师都或多或少的影响了我，每一个都让我很感激。直到现在，我已经从小学读到初中，从初中读到高中，从高中读到大学，大学已经过半，回想一下竟然这么多老师曾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这么多难忘的时刻。

小学时代

这个让我最快乐的读书生涯，这个阶段让我记忆最深刻的老师就是俗称“老改”的敖学亮老师，因为他足以让人印象深刻。对于这个“厉害”的老师，我们总是怀着恨，怕，喜欢，崇拜的复杂心情，他创造了无数惩罚学生的招术来折磨我们，最频繁使用的就是“掐莎”，此招只针对男生，不要以为女生就可以无忧了，对待女生他就用打手心的常见方式，由此，他就这样让全班的人都不敢得罪，我们最欢快的时候就是换座位时可以坐在靠墙的里面。他是第一个夸我字的老师，但后来态度不认真，字写得越来越差了，让我最难忘的是有一次在走廊打闹的时候，我不小心踩到了他，当时小伙伴们惊恐地拉着我退到了一边，我怀着忐忑的心看着他，他就回予我慈祥的笑容和幽默的语言，瞬间消除了我们的恐惧，其实他就是一个慈祥并且参杂着严厉的老头子。。。

初中时代

这个让我巨变的读书经历，这期间我最感谢的老师就是我初一初二的班主任邹享科老师，这个像土豆一样的老师，他教书一年后的变化就像我从一个活泼顽皮的小学生变成一个多愁善感的中学生一样，总之太变，太快，记得第一次看见他是教书费的时候，我们一群小朋友背着大书包站在教室门口，小学生就是这样明知开学不会发教材，但毅然背着书包上学校，这样才体现出学生的气势，他回头笑问我们是不是四班的，我们点头，他说他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第一个带零钱来教书费的学生，我说是我老妈叫我带零钱的。因为我们学校是新建的学校，所以在这个新学校里全是一批的刚毕业的老师，他们刚开始充满了自信的笑容，他们对于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充满了激情，立志要把学生都塑造成才，可现实太残酷，一年后的我们班简直是从未有过的乱，你可以想象老师在上面讲课，学生就在下面打成一团，连我这个别人眼里的乖学生在物理课的时候也嗨翻了天，这样的状况我发誓你没见过。

还他了，他疑惑怎么这么快，我趾高气昂的说：“这书没意

思，故事一点，道理一大篇，就像老师和我妈一样”。之后我分到了快班，他依然教我们的政治，没有了当初自信的笑容。他结婚后，我买了一个礼物打算送他，我不敢去送，一个玩的较好的哥们就和我去，他在老师们办公室门口就说：“邹老师，龚雪找你，你出来一下”。我忐忑的听见我初三班主任说：“这只有老师叫学生出去的，还没见过学生叫老师出去的”，还好老师出来了，我把礼物递给了他，然后像风一样离去，这几年变了，我不似以前那样孩子气，变成一个胆小，内向的人，不敢再像以前那样了，虽然我们这个班打击到了老师的热情，但我相信所有人都会记住这些老师曾经付出的努力，只能怪当时的我们年少轻狂不懂事了。。

。。。。

高中时代

郭敬明曾写道：“青春是一道明媚的忧伤”，而我的青春是一塌糊涂的迷惘。这段充满压抑气息的学习时段，这个时段的老师都那么让人怀念，我最记忆深刻的老师之一是我高中三年的语文老师王莹莹，这个有着刘亦菲，刘诗诗一样气质的美女老师，从她进门时浑身散发着我的家在东北的寒意，不，应该是我来自北方，从她进门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一直盯着她看，一直等着她自我介绍，至少我是这样想，不过后来她一直冷着脸，所以我们直到下课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之后，我们八卦着这个老师的生活，就像狗仔追踪明星一样，我们觉得她太神秘了，上课就是老师，从不和我们吹牛，还有我们都不敢开罪她，因为她总是有事没事找班主任。上课不可以不专心，搞小动作，走神一秒钟，回答问题不可以“大合唱”，她会叫你“闭嘴”，“把嘴闭上”，她总能在第一时间发现你，然后叫你回答问题，你回答不了，她就开始询问你的不认真，甚至挖苦你，如果你敢回嘴，她就找班主任，还有可能叫家长。在她的教导下，我们逐渐开始习惯了她的一切教学方式，我们也习惯了经常有人被叫起来“询问”，经常有人被罚抄n遍课文，她说话算话，因为她和别的老师不一样，必须如期按量上交。还有让我最奇怪的

是，她从第一节课就叫我回答了两次，然后以后就形成了每节课必叫我起来回答问题习惯，关键是我上课很认真。每次她提问时，一拿起名单，我可以听到所有人紊乱的心跳声，空气都停止了，因为知道她每节课必叫我回答一个问题的习惯，每次我都要等到她叫了我之后，我才可以放下心来，每次她问一个问题，我心里都会默想，“老师叫我吧，这个我会，不要这样折磨我”。我想在她的眼里，我的名字在名单上一定是涂上了荧光色的。就这样高一过了，之后分班，我和原班的两个同学分到了文a1班，当然我是很意外的，我更意外的是我们接下来的语文课还是她教，她们和我说高一时候的重点班就是她教的，所以以后还是她还是教我们的语文。好吧，我又一次见到了高一开始的状况，因为还有的学生不知道她的“规矩”。无数人都在抱怨，无数人都败下阵来。最后所有人都习惯了，我相信我3年的高中生涯里语文课是我最认真的，最提心吊胆的，思维经常打结的科目。

不过多亏了她让我们知道语文课不是用来调节压力的音乐课，语文是最博大精深的，永远都欠缺的科目。现在我才感受到她的文学功底，是很多人都无法企及的。

当然这个阶段，还有一个老师是这样的。他让每一个学生都回到小学一样崇拜老师，他是让我们为了和他和一张照等了他和二十多个毕业班合完照的老师，他就是我们最尊敬的教我们政治的金立平老师。记得当时他第一节课就迟到了，老班就来解释说我们老师脚不方便，还在路上，叫我们先自习。我当时还以为老师他的脚有毛病，后来他们告诉我这个老师就是我们的副校长，前次打篮球的时候崴了，骨头都出来了，我不禁打了个冷颤。他一来就是一副威严的样子，苦闷的说：“我本来不想接你们班的，我一直都只教补习班的课，平时事又多，你们班主任一直和我说，我就答应了他”。我以为他是架子大，后来我才发现他是为了我们，因为每节课都有人打电话给他，这电话又不能不接，很多事都要他管。我们才上高二，不能像高三那样。这个老师上课确实不一样，不照本宣科，不光讲课本，还和我们说影视，体育，新闻，这

不是吹牛，这些都和我们的课本知识息息相关，自从他教我们的政治，我就从此摆脱了每上政治课必打盹的行为。

多亏了他，我知道了斯诺克是什么东西，超级丹是打羽毛球的，还有我们的国球这么厉害，李娜这么与之不同。。。。。。他总是在说某件事，某句话的时候，流露出一种高级的喜悦感，因为这句话你觉得从他嘴里说出来这么幽默，搞笑，换做别人别人是不会有这样的效果的；他从不会给我们建筑象牙塔，他总是把最真实的情况和讯息告诉我们，就是这样让你不要在实验班里就可以飘飘然；他教导的，远远超越了书本，是对困境淡然，做事要认真。这个老师还很可爱，他经常提前来上我们的英语课，他不是来教英语，我们班主任每次到门口看到他都以为他走错了教室，记错了时间，然后默然离去，就这样我们老班的课就被他“霸占”了，为此我们班主任总和我们诉苦，好吧，老班你就认了吧，谁叫他曾经也是你的班主任。这个我们师傅的师傅师祖型的人物就这样在我们文a1班积累了超高人气，同时成为了我们最敬佩的老师。

大学时代

这个正处于进行时的阶段，这个阶段的老师很多，要用最典型的例子。曾经有同学告诉我，我们三个老师最有代表了，那就是学者的代表周锦国老师，教育者的代表何永福老师，领导的代表薛祖军老师，我认为她的说法恰如其分。

周锦国老师，这个浑身散发着文艺气息的老师，这个老师的作业是最多的，要求最严格的，他既严厉又温文儒雅，他是个十足的学者。他每天都要坚持读很多文章，古今中外都涉猎，他发表了很多论文，他会写诗，写文章，经常参加各种学术座谈会，他是对文学充满了追求，这是一种包含着喜爱的热情。对于这个老师我们总是仰望着，因为他好高啊。

说起何永福老师，最难忘的就是他上课时的特色，当然还有

师母的厨艺了。这个最具特色的班主任，才开学的时候，学姐学长只要知道我们班主任是何永福，眼神和嘴角都流露出羡慕的意味。是的，作为我们的班主任，最幸福的就是我们了。每次我们文学院的老师上我们课的时候，都和我宣传我们师母的厨艺，后来老班在有一次的时候叫我们早上去爬苍山，晚上来他家干饭。我们知道班主任很豪爽，但60个人，他家塞得下吗？他家有这么大的锅来煮东西吗？师母一个人可以吗？老班用他爽朗的说：“你们不用担心，只管放心来吃就可以了”。我们没去爬山，晚上去的时候，小伙伴们都惊呆了，确实坐得下，煮的了，香极了。师母很热情，很大气，很和善，总之我们很自在。老班就是一个十足的教师，他上课的时候，声音时而高昂，时而低沉，随内容的起伏而跌宕，他上课主打通俗，这样让很多人在捧腹大笑的时候也记住了故事的原本；在上他的选修课的时候，他对我们班有一种“特权”，在他好不容易点名的时候，他不点我们班的，当很多人在班群里吆喝老师要点名的时候，他在班群里说：“我们班不用点名”。这个老师不严厉，但我们自然而然的仔细听他讲课。

薛祖军老师，我的导师。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不相信他已经50多岁了，看着最多40出头，他上课从不点名，从不提问，说话算话，这样的老师是所有学生都喜欢的。他上课褒贬不一，有的人觉得很精彩，有的人说夸张。因为他教的是民俗方面的课程，本来就充满了神秘，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还看到校长们和一个穿着道家服饰的风水先生在学校里到处看，这是很常见的东西。他给我们讲了很多离奇的故事，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候有些事情科学也解释不了。我们这个老师人际关系很好，说话又有作用。开导师会的时候，他分析了三好学生和优秀班干部孰轻孰重的问题，我确实是被惊到了，还有这样的说法，看来是自己目光太短浅了。

还有一种老师叫于昊燕。有一姐妹说她是个男的，我还很郁闷这名字怎么可能是男的，明明是女的。后来想想也对，这个名字确实是很霸气侧漏，比如这个“昊”字，很多男生都

取这个字，再比如，传说中五帝中的白帝叫少昊，伏羲也叫太昊，而燕字男女都有取名的，梁山好汉燕青，不是还有叫项燕的，所以这样想也很正常。她是一个像胡一菲一样的老师，但没有胡一菲的暴力。她上课的时候，语言就像无阻力流淌的河流，既体现文学的优美，又接地气。她还说着我们经常说的词汇，把一部作品里的男二说成猥琐男，同时她还说着我们爱看的节目，她上课每次问我们看过这本书吗？我们说没有，她很惊叹我们是学文的吗？其实不是第一个老师这么惊讶了，连我都在怀疑自己是学文的吗？我想说不是是每个学文的都是扎堆于图书馆的。

这个选修课是我这个学期听得最有感觉的，压力与自由并存，不枯燥，脑筋最活跃的了，最后我知道了很多东西，希区柯克悬疑电影的文学批判视角，知道了事情往往有很多个批判的角度，原来我们都在偷窥别人，事实并不是表面那样等待。这个老师还很顽皮，我们晚上上完课她就讲鬼故事吓我们，二教可是我们学校最阴森的地方，之后有一妹子自此上厕所就不敢关门，一个人在宿舍都不敢上厕所。当然我们回予这妹子的是眼神的鄙视，语言的挖苦，还有无情的嘲笑。当然这不是老师的错，因为她就是个胆小鬼，有一次，叫我去她们宿舍玩，没想到是因为她一个人不敢在宿舍，我瞬间无语了。

后来，老师见我们都不敢一个人去上厕所了，她就放过了我们，不在吓唬我们了。不过这个惊悚的故事，我也添油加醋的用来吓唬我的小堂妹，有一晚我们睡觉的时候，她说她要讲鬼故事吓我，然后我们协议一人讲一个看谁的厉害，说着说着最后我俩都不敢把头伸出来了，看来这个故事确实很吓这样的老师谁不喜欢。当然最让我最喜欢的就是她很真实，幽默，然后博学，独特，连最后布置作业都说：“不能写一些拍我马屁的话，不然到扣5分，我知道你们的小心思”。开始上课时她就介绍自己是“灭绝师太”，确实如此，记得第一节课我就萌生要退课的念头，还煽风点火的叫她们一起不要上课。不过最后拗不过大众，只得继续艰难前行，不过没

想到后来就喜欢她的课了。

这就是我曾经以及现在的一部分老师们，因为有了他们，这漫长而又快速的读书生涯才有这么多美好的回忆，祝愿他们越来越好。。。

我的老师散文篇五

接着再聊聊我们的数学老师—宋老师。嘘，小声告诉你，李老师身上有魔法！什么？不信？这是真的！每次上数学课，宋老师讲起课来生动有趣，听她的课仿佛是在和她聊天；所以同学们总是聚精会神地听，根本不用组织课堂纪律，而且每当宋老师提问问题时，同学们都不谋而合地把小手“唰”地举得贼高，恨不得把屋顶捅破！哈，宋老师魔法的秘诀当然是因为平时对同学们的关心与爱护啦！搞好了“人缘”，上课时同学们当然听宋老师的“指挥棒”啦！下面，咱们是不是该谈谈我们的englishteacher了。这位教英语的乔老师，只要一个字便可以把她描述下来，那就是“严”。

说乔老师严还真没什么不对，她就是一个“严罐子”，对我们可真够严的。有时，让你一晚上背完一篇特难的英语课文，第二天还要一个个地检查……15分钟内记八、九个单词，记不过去还要罚写……呜呜，我们太“可怜”了！不过，英语老师严一些也真的不错呢！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做人上人嘛！这不，本次英语考试本人就挣了个满分，真是乐死我了！这也多亏了乔老师，多亏了乔老师的严格要求啊！嘿 嘿……（傻笑中）在我身边有那么多好老师，有那么多各种各样的爱，我真是太幸福了！

我的老师散文篇六

四月的早八点太阳已升高，随不太拥挤的人流走出北京西站。

昨天与康老的公子康大哥约好，10点在木樨地康老旧居碰面。

木樨地距离西站不远，因离拜见的还早，决定舒展筋骨步行过去，观景、锻炼一举两得。

阳光不暖、清风很凉，边慢悠悠地走间或问路，有的人热情诚恳、热心仔细指点，我连连道谢也难以尽意；有人戒备的表情让我也非常理解；这个社会大骗子培育小骗子、小骗子膨大成大骗子，政府就是激素。

九点多到达非常熟悉的楼前。时间过得好快，回想几年前，有机会就到这里拜访康老，品茶读经受教、无拘无束地说笑……一幕幕如在眼前，此时心里是如巨石堵心地难受。

故地重来、物是人非、止步难移、酸楚片刻、乘梯而上。给康哥打电话过去告知我已经到达。

等待中拿出随身带的书放在窗台翻阅，一会便听到电梯门的响声，急忙前去迎接。

看到康哥的第一眼，是那样的熟悉，好像多年的老熟人一样，是那样亲切与亲近，没有一点怯生的感觉。康哥比我想象的年轻，一种实业家的稳健、深沉气质自然表露，话语总是非常中肯与到位，这是一个人先天赋予、环境熏陶及自身修养而形成的。

进屋环顾四周，还是康老居住时的'原样，家人没有一丝一毫地挪动，保留着这份珍贵得难忘怀念之情！

康老这枣红色的书橱静静地矗立原地，难忘的是：当年康老会把很多书分送给我们，期望的眼神至今让我惭愧！

长沙发在等待客人，之上的大镜框里插摆着很多照片，那是康老与众多朋友的合影！难忘的是：我们也会做在这个沙发上合影留念！

这房间有太多的情景、太多的话语，让我终生难忘！今天这房间，让我有更多感触难以表述！

面对康老面容清俊的遗像，我想对您老说一句：“祝福我们，冥冥之中助我们早日成功！”

我的老师散文篇七

(一) 善于化用古代诗词

冰心的散文汲取了对优秀古代散文的传承、融合和发展，因其自幼曾喜诵古代诗文，常以凝练从容的笔触描摹如画似曲的景色，从时而静谧时而雀跃的感官中刻画新的艺术创新和探索，对精妙深刻的诗词作出新的引用和导演，赋予古色诗篇以新的启示和评述，切实流露了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审美情趣，返璞归真，至情至深。例如在《往事》(二)之三)写到：“今夜林中月下下的青山，无可比拟！仿佛万一，只能说是似娟娟的静女，虽是照人的明艳，却不飞扬妖冶；是低眉垂袖，璎珞矜严。……今夜的林中，也不宜爱友话别，叮咛细语。”冰心善于从一种微妙细小的感官，化用“月下静女”的审美，在这寥寥数笔为画墨铺上飞扬的线条，在古朴的水墨画里赋予色彩动感和灵气，传神地呢喃了月下山中的感受，在无限展开的想象中，将《诗经·邶风·静女》中“静女其姝其变”的清秀小笔勾勒，“低眉垂袖，璎珞矜严”的高洁神态与月光的清透无暇又相得益彰。相比于鲁迅《集外集拾遗·怀旧》：“月光娟娟，照见众齿，历落如排朽琼。”映射的深邃与冷峻，冰心的文字却清明地显出一番空灵超逸的情调。冰心引景顿悟的点拨恰到好处，耐人寻味而又刻骨铭心。这也恰是“冰心体”影响激励一代青年的造詣所在。

(二) 巧用清新活泼的口语词

冰心在《归来以后》中写道：“在总的`路线中，我选定了自

己的工作，就是：愿为创作儿童文学而努力。我素来喜欢小孩子，喜欢描写快乐光明的事物，喜欢使用明朗清新的字句。”[1]在行云流水般的行文里，冰心巧用清新活泼的口语词，使生机勃勃的生命群组透出流畅明晰的动感。健康活泼的儿童，快乐光明的新事物和光辉灿烂的远景相连的构图兀自轻巧，真切自然。如在《只拣儿童多处行》一文中写到：女孩子、男孩子……东一堆，西一簇，咕咕呱呱地，也不知说些什么，笑些什么，个个鼻尖上闪着汗珠，小小的身躯上喷发着太阳的香气。在知春亭畔开欢的孩子“东一堆，西一簇，咕咕呱呱，说些什么，笑些什么”星星点点的童趣在作者口语化的笔调里显得不亦乐乎，这些纯口语的词汇并没有世俗的戾气、华丽的辞藻，反而凸显了文章活泼轻跳的基调，增强了文字的亲昵感，让人觉得成群结队的孩子就活脱脱地散落在你愉悦的视野里。优雅敏锐的冰心，内心向往宁静闲适，渴于与自然相融，行文中清极秀极的景致，透过作者明朗的口语化描述，给人留下视觉上朴素的悠然感。

二、句式特点分析

(一)善用明快灵动的短句

短句的表达形式形成单纯的语义关系，切实符合冰心创作的初衷。冰心在《1959-1961年儿童文学选·序》中写到：为儿童准备精神食粮的人们，就必须精心烹调……为要儿童爱吃他们的精神食粮，我们必须讲究我们的烹调技术……[2]儿童阅读为核心的本位思想促使冰心喜于使用表意明快灵活的短句。例如在其作品《只拣儿童多处行》中有这样的描绘：春光，就会这样地饱满，这样地烂漫，这样地泼辣，这样地华侈！……花也和儿童一样，在春天的感召下，欢畅活泼地，以旺盛的生命力，舒展的生命力，舒展出新鲜美丽的四肢，使出浑身解数，这时候，自己感到快乐，别人看着也快乐。这段中有十八处停顿，其中最长句只十字，每个停顿都为读者预留了足够的时间去接收行文的美意。诗化的短句新鲜活泼，简洁流利，在文中采用“春光的饱满、烂漫、泼辣、华

侈”四个对称、均衡的短句，在作者平实的类比对照中惟妙惟肖，三个名词性偏正短语“……的……”阐述了“花也和儿童一样”一遇春光，瞬间抖擞，无不显示出儿童的心理和思维特点。

(二) 多用诗意化的定中结构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崇尚结构的平衡、对称与和谐，其反射在汉语言上的特点即是语言的对称和韵律的节奏。冰心散文中大量运用诗意化的定中结构，句式上的流畅婉转为言语的表现增加了独特的美感。例如在(《往事》(二)之三)写到：今夜的林中，决不宜于将军夜猎——一朵朵的的火燎，和生寒的铁甲，会缭乱了静冷的月光踏月归去，数里相和的歌声，会叫破了这如怨如慕的诗的世界。行文句式沿袭了散文诗的音顿律，辅以诗歌独特的排列形式，使每个音节流露出节奏美和对称美。一系列的定中结构，赋予文中意象诗情般的气质，“生寒的铁甲”对应“静冷的月光”，作者用诗人钟情的“月光”来诠释病中倚枕看月的女孩子的心境。在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的平衡调试，使每个定中结构具有韵调上的弹性，急缓有度，韵味十足。又如在(《往事》(二)之八)中：“我起来试步，我的躯体轻捷；我举目四望，我的眼光清澈。遍天涯长着萋萋的芳草，我要从此走上远大的生命的道途。”文中连续出现同一个定语，无形中加重了定语的分量，使不同的中心语形成强调语势。冰心以第一人称的感观视角出发，“我”的重复使用，延续了回环往复的音顿律，在并行的定中结构中，建构起一个流动深刻的心理世界，平实地诉说着母亲的爱、渴盼与珍惜。从形式上看，由“的”作为中心轴而构成的对称使意象的诗性表达更加醒目。

我的老师散文篇八

“不要贪玩，未来的路还很长。”——标哥

标哥是我高中时的化学老师，他本名是孙树标。后来有的同

学底下就称他“树标”，青春的孩子难免会叛逆点直接叫老师名字的，而亲切的称呼就是称他“标哥”了，我喜欢叫他标哥。其实，一个老师能被自己的学生称为“哥”倒是蛮好的，像现在我的大学里就有奎哥、华哥和海哥，他们都被同学称为哥！

无聊时去想着过去教过自己课的老师，我会把回忆停留在标哥的印象里。标哥是一个特别搞笑的人，其实一个人如果仅仅是搞笑也就算了，关键是他还是那种夹杂着聪明的搞笑！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数学差，不会计算”，可每当碰到化学计算题时都很快用他自己的那一套理论三两下就做出来了，然后还会嘲笑我们全班同学：“你们还是学数学的咧，瞅瞅，这个计算题多简单，你们都能做错”。是啊，我有时候就在想，标哥天天在我们面前说自己数学底子差，难道是为了故意等我们做错题了开嘲讽啊？这也导致我现在也在学他这一套，先假装自己不会，然后如果试着去做的话，会在同学面前三两下很帅的摆平了，然后心里窃喜。自以为领会了标哥的“猥琐恶劣”的本质，因此现在我每想到他上课的情景我就想笑，我会笑到恨不能把面前的桌子给砸了，以笑个痛快，笑个淋漓尽致！

标哥上课喜欢举一些例子以把复杂的化学问题变得通俗易懂。我记得高一时候的一个晚自习，标哥开始给我们讲到“共价键”一节，他大概是这样打的比方：化学键是由两个原子各自提供一个电子形成的，根据两个原子对电子对的作用力的强弱，可以分为“极性键”和“非极性键”；就如同你和我，咱们共同出钱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样的话自行车就是电子对。如果我凭借自己老师的身份把你挤兑走了，那么自行车就归我了，这样就是离子键；如果咱们轮换着使用这辆自行车，就是属于共价键，极性键类似离子键，只是挤兑作用不强，自行车还是属于两个人的。这个例子让我们立刻区分开了几种常见的化学键！标哥还有一个特点是给我们同学经常“吐槽”的，是拈花指，以前一中的教室还没有安装多媒体，标哥讲课时，如果需要在黑板上写字，他左手插兜，用拇指和

食指捏起一根白色粉笔，转身面向黑板，在黑板上轻轻写下讲义内容给我们作为笔记，他有时写字时会四十五度抬头仰望一下，像是在思考什么知识点或是考点准备要一并教给我们……标哥的课，寓教于乐，真是有趣，让人怀念！现在的我，每天都会学习比高中化学不知道难了多少倍的知识点，可是大学的老师讲课是不像标哥那样讲究艺术的，他们都是一节课从头到尾地讲个不停，眼前是一闪而过的幻灯，耳边轰轰响，全是晦涩的原理。听不懂的课，也只能时不时习惯性地拿出早已取代手表的手机看看时间，心里盼着：“早点下课吧，老师您也少讲点，还是自己去自习吧！”就是这样，大学稀里糊涂过了快一半了，学过了很多知识，可是现在也都忘干净了。我把大学的课分为两类，一类是无聊的，一类是听不懂然后自习考完就忘的一干二净的。

标哥家住禹王步行街，刚好我高中时候也住那里，一般在晚自习结束后回去的路上会遇到他，如果在酸腿巷的话，路灯昏暗，需要走上跟前才能确定是他本人，然后我会主动给他打哥招呼，就顺路回了。路上，标哥会关心的问我学习上遇到的问题，哪里不懂的都可以问他，他都很耐心给我解释。因为和他家住在同一个社区的这层特别关系，我对标哥也有了一份特殊的敬重和亲切感。一般我有了学习的烦恼都会去找他，记得高三下学期开始了理综模拟考试，刚开始几次考试，我考的很差，一连几次考试成绩均是处于及格线上下，每次卷子发下来，我心里都会很堵！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我好像还有一次为了这个在自己座位上偷偷哭了，我真的是被逼绝望了。我拿着卷子找了标哥，他给我仔细开导，开导的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得了，可我知道他是我尊敬的标哥！

好像很久没有和标哥联系了，去年在网上给他发过一次消息，他到半夜里给了我回复，稍微聊了几句。他那时一定是在熬夜查资料备课才那么晚的，他带毕业班的班主任，工作压力一定很大，似乎每晚都得到半夜才能睡觉！今年春节，在给飞信好友发过祝福后，也没有短信给标哥发哥祝福，不知道标哥会不会介意，也许他也不会，毕竟他教出了许多学生，

过节一定会收到许多短信，我不发短信大概也减轻了标哥回复的负担。如此想想，心也勉强安了。不过以后还是想找个机会和同学一起去拜访下标哥，祝他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我的老师散文篇九

标哥是我高中时的化学师长教师，他本名是孙树标。后来有的同窗底下就称他“树标”，芳华的孩子不免会起义点直接叫师长教师名字的，而亲切的称呼就是称他“标哥”了，我爱好叫他标哥。其实，一个师长教师能被本身的学生称为“哥”倒是蛮好的，像如今我的大年夜大年夜学里就有奎哥、华哥和海哥，他们都被同窗称为哥！

“不要贪玩，将来的路还很长。”——标哥

标哥上课爱好举一些例子以把复杂的化学问题变得通俗易懂。我记得高一时刻的一个晚自习，标哥开端给我们讲到“共价键”一节，他大年夜大年夜概是如许打的比方：化学键是由两个原子各自供给一个电子形成的，根据两个原子对电子对的浸染力的强弱，可以分为“极性键”和“非极性键”；就如同你和我，咱们合营出钱买了一辆自行车，如许的话自行车就是电子对。假如我凭借本身师长教师的身份把你挤兑走了，那么自行车就归我了，如许就是离子键；假如咱们轮换着应用这辆自行车，就是属于共价键，极性键类似离子键，只是挤兑浸染不强，自行车照样属于两小我的。这个例子让我们急速区分开了几种常见的化学键！标哥还有一个特点是给我们同窗经常“吐槽”的，是拈花指，以前一中的教室还没有安装多媒体，标哥讲课时，假如须要在黑板上写字，他左手插兜，用拇指和食指捏起一根白色粉笔，回身面向黑板，在黑板上轻轻写下教材内容给我们作为笔记，他有时写字时会四十五度举头仰望一下，像是在思虑什么常识点或是考点预备要一并教给我们……标哥的课，寓教于乐，真是有趣，让人怀念！如今的我，天天都邑进修比高中化学不知道难了若干倍的常识点，可是大年夜大年夜学的师长教师讲课是不

像标哥那样讲究艺术的，他们都是一节课从头到尾地讲个一贯，面前是一闪而过的幻灯，耳边轰轰响，满是晦涩的事理。听不懂的课，也只能时不时习惯性地拿出早已代替手表的手机看看时光，心里盼着：“早点下课吧，师长教师您也少讲点，照样本身去自习吧！”就是如许，大年夜大年夜学稀里糊涂过了快一半了，学过了很多常识，可是如今也都忘干净了。我把大年夜大年夜学的课分为两类，一类是无聊的，一类是听不懂然后自习考完就忘的一干二净的。

无聊时去想着以前教过本身课的师长教师，我会把回想勾留在标哥的印象里。标哥是一个特别搞笑的人，其实一小我假如仅仅是搞笑也就算了，关键是他照样那种掺杂着聪慧的搞笑！他口口声声说本身“数学差，不司帐算”，可每当碰着化学计算题时都很快用他本身的那一套理论三两下就做出来了，然后还会嘲笑我们全班同窗：“你们照样学数学的咧，瞅瞅，这个计算题多简单，你们都能做错”。是啊，我有时刻就在想，标哥天天在我们面前说本身数学根本内幕差，难道是为了有意等我们做错题了开嘲讽啊？这也导致我如今也在学他这一套，先假装本身不会，然后假如试着去做的话，会在同窗面前三两下很帅的摆平了，然后心里窃喜。自认为领会了标哥的“鄙陋恶劣”的本质，是以如今我每想到他上课的情景我就想笑，我会笑到恨不克不及把面前的桌子给砸了，以笑个高兴，笑个极尽描摹！

标哥家住禹王步行街，刚好我高中时刻也住那边，一般在晚自习停止后归去的路上会碰着他，假如在酸腿巷的'话，路灯昏暗，须要走上跟前才能肯定是他本人，然后我会主动给他打哥呼唤，就顺路回了。路上，标哥会关怀的问我进修上碰着的问题，哪里不懂的都可以问他，他都很耐烦给我解释。因为和他家住在同一个社区的这层特别关系，我对标哥也有了一份特其余敬佩和亲切感。一般我有了进修的懊末路都邑去找他，记得高三下学期开端了理综模仿测验，刚开端几回测验，我考的很差，持续几回测验成就均是处于合格线高低，每次卷子发下来，我心里都邑很堵！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我似乎还有一次为了这个在本身座位上偷偷哭了，我真的是被逼掉落望了。我拿着卷子找了标哥，他给我细心劝导，劝导的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得了，可我知道他是我尊敬的标哥！

似乎良久没有和标哥接洽了，客岁在网上给他发过一次消息，他到半夜里给了我答复，稍微聊了几句。他那时必定是在熬夜查材料备课才那么晚的，他带毕业班的班主任，工作压力必定很大年夜大年夜，似乎每晚都获得半夜才能睡觉！本年春节，在给飞信石友发过祝福后，也没有短信给标哥发哥祝福，不知道标哥会不会介怀，也许他也不会，毕竟他他教出了很多学生，过节必定会收到很多短信，我不发短信大年夜大年夜概也减轻了标哥答复的包袱。如斯想想，心也勉强安了。不过往后照样想找个机会和同窗一路去拜访下标哥，祝他身材健康，工作顺利！

我的老师散文篇十

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她们哺育了一棵又一棵稚嫩的幼苗，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出色的人才。我的老师是一个对工作尽职尽责的老师，一个伟大而又平凡的老师。

记得那天，我们正等着老师来上课。忽然，门外一个响亮的声音打破了沉寂。望着老师赤红的脸、那沧桑的肤色一看就知道老师是发高烧了。再望着窗外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如黑锅似的天越压越沉，仿佛要掉下来了。又一声巨响，天空被划破，暴雨如瀑布般倾泄而下，雨点像子弹般射向大地……同学们对不起，今天我迟到了。激动、热爱……一股脑涌上了我的心头。老师拿出课本，在黑板上写起字来，给我们讲起课来。她那可亲的面孔微笑着，那亲切的声音如母亲般给我们温暖……窗外大雨瓢泼，而教室里却到处充满了温暖。上完课后，我在老师旁边背课文，无意间看见了老师的手已被白色的粉笔灰腐蚀了。于是，一股敬意在我心中油然而生。这正是您为了我们所付出的。

您的爱，如太阳一般温暖，如春风一般和煦，如清泉一般甘甜；您——老师的爱，是天下最伟大、最圣洁、最无私的爱。

这，就是我们的老师：一个对工作尽职尽责的老师，一个伟大而又平凡的老师！

我的老师散文篇十一

四年前的今晨，也清早起来在这池旁坐地。

依旧是这青绿的叶，碧澄的水。依旧是水里穿着树影来去的白云。依旧 是四年前的我。

它们依旧是叶儿，水儿，云儿，也依旧只是四年前的叶儿，水儿，云儿。——然而它们却经过了几番宇宙的爱化，从新的生命里欣欣的长着，活活的流着，自由的停留着。

它们依旧是四年前的，只是渗透了宇宙的爱化出了新的生命。——但我 可是四年前的我？

抬头望月，何如水中看月！一样的天光云影，还添上树枝儿荡漾，圆月儿飘浮，和一个独俯清流的我。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八日，在西山

我的老师散文篇十二

这些天老是下着雨，似乎预示着什么。晚上在外面漫步，刚跟同伙还提到我的师长教师，回到屋里打开微信就创造一条消息：李世昌师长教师永远离去了。

我曾经跟一个石友评论辩论过棍棒底下出孝子的问题。我说，人是有劣根性的，恰当的给孩子一点磨难教导有助于辨长短、

明事理、教材务、长记性，对孩子的成长是须要的。但不要为了本身的不高兴而责罚孩子，拿孩子出气。有一个现象：家里宠爱长大年夜大年夜的孩子吃不了苦，抗袭击才能很差，受不得半点委屈，将来对白叟也不孝敬，棍棒底下出孝子就是这个意思。在簧舍，反而是那些总被师长教师批驳责罚的学生，在卒业往后能记住师长教师、惦念师长教师、归去看望师长教师。而那些被师长教师爱好、宠着、抬得高高的学生，反而跟师长教师没有什么情感，想不起往来交往看望师长教师，跟师长教师不亲切。我就是如许。所以西方的一些教导不雅不雅点貌同实异。西方人总爱好以自由平等人格尊敬说事，其实这无关人格。我在一篇文章里认为，孩子在没有取得经济自力或自立之前就谈不上什么自力人格，尊敬是以自力为前提的，我们说尊敬白叟但从来不说尊敬孩子就是这个事理，一个是孩子不为尊，二是孩子担不起。

分开簧舍往后，我就再也没有去看望过师长教师。为这事我很纠结和自责。当据说一个很油滑的学生专门到兰州去看望师长教师时，我就加倍忸捏。

实际上，我已经有三十六年没有见过师长教师了，只知道他后来分开华县铁中到了甘肃省科学院从属中学，再后来到了上海，就再没有消息了。师长教师在我心里的形象永远定格在四十几岁，高大年夜大年夜俊朗。

一小我生平中可能有很多的师长教师，但人们永远记在心里的师长教师也就一个两个。一个能被学生记在心里的师长教师，不必定是他教会了学生什么具体的常识，但必定是对学生的人生成长和人格的形成有侧重要影响，这个师长教师像父亲、像母亲。教给人常识的师长教师很多，让人敬佩崇拜、想学他样子、学他的一言一行做一个他那样人的师长教师不多。李世昌师长教师就是留在我心里的师长教师。我已经记不清他教会了我什么常识，《岳阳楼记》？《梦游天姥吟留别》？作文？似乎也不满是他教我的。他讲语法复句分析的办法时老是滑稽自得的说是得了个在我看来是化为乌有的

张德功先发展教师的真传，世界没有第二了，而我所学会的那些器械在测验上在往后也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但，我就是记住了他，一辈子刻骨铭心的记住了他，我想这应当就是人格魅力吧！“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不只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把道传给了我们，深深的在我们的心灵里打下了烙印，影响了我们的生平。这应当是一个师长教师可以骄傲的毕生成就吧！

我们当时就读的黉舍全称是铁道部第一工程局华县职工后代中学，李世昌师长教师在高中语文教研组当组长，也是我们高二三班的班主任。他毕业于东北大年夜大年夜学，生得体格健硕，容貌堂堂，有点洋人的样子，懂俄语、英语，但重要教高中语文课，有时也协助带英语课。一个师长教师懂两门外语，这让我们这帮蒙昧的孩子是多么的惊奇！他还会拉小提琴，多才多艺，风度翩翩。他的爱人叶敏芝也是师长教师，南京大年夜大年夜学毕业，在我们黉舍英语教研组，为人很和蔼，个子不高，老是笑盈盈的，我见过一张她跟李师长教师的合影，小鸟依人十分美丽，我们会晤都称她teacher叶。叶师长教师很爱李师长教师，一辈子夫唱妇随，这个我们都能看出来。叶师长教师早几年就离世了。如今，所有的病痛和人世的懊末路忧闷都没有了，他们终于在那边团聚了，永远也不会分开了。我能看见，原野上，一棵白桦树下，李师长教师拉着小提琴，叶师长教师背靠着树干，手里拿着一枚树叶，就那么静静的看着李师长教师，夕照的余晖暖暖的洒在他们的身上。

我曾经是师长教师爱好的一个学生，有一年的暑假，李师长教师跟叶师长教师回东北老家投亲，我还住在他家，给他看了一个月的房子。他从来没有批驳过我。但我也知道，我不是他自得的学生，我们那几届就没出过一个能给先成长面子的学生。我们以师长教师为荣，却无法让师长教师为荣。师长教师桃李满世界，可我们又算是个什么桃李！

我就是那个对师长教师没有情感的学生吗？是事实，又不是

事实。事实是我就是一次也没有去看望过师长教师，这个，凭什么情由也说不以前；说不是事实，是因为几十年来我的心里老是装着我的师长教师。我为我的平淡和无所作为而自卑得羞愧难当。师长教师赐与我很高期望，我却毕竟让他掉落望，我没有脸面去见他，我是如许想的。其实如今想来，师长教师怎么会这么想呢？师长教师就跟父母一样，怎么会嫌弃你呢！无论你是否荣光，在他的心里，你永远都只是他的学生啊！

我的老师散文篇十三

前不久，巢湖日报社w打来电话，说杜老师过世后，师母洪大姐没有工作，两个儿子，一个在云南读书，另一个原在北京打工。杜老师病危时回到巢湖，大儿子就再没去北京了，一家生活非常困难。他问我能否为杜家大儿子在上海找个工。我奔忙一阵子给联系好了，后因种种原因没能成行。

在我的印象中，杜家的生活一直很困难。我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认识杜老师的，那时他爱人就没有工作，在健康路上地区文联附近摆个书摊。杜老师在文联工作，全家生活靠他的工资维持，他还要俸养在农村的老母亲。那时我常去光顾书摊，也为我所在的工厂图书馆买了一些书。

杜老师这一辈子似乎都在与生活搏斗。三年自然灾害时，他正在长身体、最能吃的年龄，所以给他的伤害和印象也最深。他常不自觉地和我们说起，如何在已经收获过的地里翻找可能存在的红薯，或者类似红薯的根须，饿得腿发软，下坡都走不动。他的文学创作是在部队里写枪杆诗开始的。作为一个士兵，名字时不时地在报纸上出现，冠在篇幅比豆腐干还小的诗作前，使他迅速成为名人，随即提干，不需要退伍回到农村了。

当时我和一些诗友们对杜老师并没有太多的尊重，主要原因是他写枪杆诗起家，风格也一直变化不大，而那时朦胧诗方

兴未艾，大受文学青年的推崇；同时还觉得他写了一辈子诗，没有突出的成绩，平庸了些。正在狂妄而无知年龄的我们，认为自己无论如何将来的成绩肯定会在杜老师之上。

杜老师主编文联刊物《巢湖文艺》，常组织我们下去采访，写报告文学。一位文友告诉我，一次他陪杜老师下乡，回来时没有车，要走很长的路，杜老师累得够呛。文友便想法拦了一辆手扶拖拉机。他说杜老师一上拖拉机就精神了，站在车斗中，一手扶栏杆，一手叉腰，俨然一副舍我其谁的大将气度。他是当笑话告诉我的，多少有点丑化老师，我们也是当笑话听的，感到其形象很滑稽。这有点象上中学时经常给老师起外号，背后说些或编造些笑话，其实心中并不减对老师至少是学问方面的尊重。

我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才逐渐从内心里对杜老师的诗作及其才华敬佩起来。我发现自己对朦胧诗没有真正地折服，朦胧诗人的代表作也多为不朦胧的。我还发现杜老师和与他风格类似的诗人的作品，也多有佳作。我更发现杜老师的诗人气度和诗人品质，是我们所望尘莫及的。每年逢大的节日，杜老师都要写出长诗在报纸上发表，动辄一整版。诗写得大气磅礴，我们一般都不看。但是，当我有一天忽发兴趣，读了一篇他的长诗，却发现他真的是才华横溢。我敢说，至少在巢湖范围内，还没发现这种具有朗诵功能的长诗，有谁写得比杜仁和更好、更有气势、更有才华。

杜老师去世以后，w送了一本他的遗作《通向将军之路》（第一部）给我。这是杜老师积累多年创作的描写张治中将军生涯的小说，只完成了第一部。我读后，感觉到杜老师的才华处处闪现，但又处处没有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是什么东西阻碍或者掩盖了他的才华。凭心而论，这本书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比如语言、议论等，但这些都不关才华。我发现，杜老师的才华是被埋没了，被多年的艰苦生活、被他只读过初中的经历所埋没。我认为，如果在年轻时读过很多一流的诗歌而非当时的枪杆诗，他一定是位能在文学史上留名的出

色诗人。

在众多文学爱好者中，杜老师对w和我较为偏爱，只可惜当年雄心壮志的我们至今也没超越他。杜老师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我的处女作是一首名为《琵琶》的诗，杜老师从众多来稿中选中了它，在《巢湖文艺》上发表，还在年终评选时使其获了奖。杜老师在给我的信中劈头就说：“你是一个未被发现的诗才。”可惜他看走了眼。后来我发现我不是一个“诗才”，便中止了写诗。

我一直认为，杜老师使我受用终生的教导有两点：一点是技巧上的，说作品要达到“清晰”的程度，这两个字我咀嚼至今，怕是还要咀嚼下去；一点是境界上的，说要像鹰一样俯瞰大地，不要像鸡那样刨眼皮底下的食物。

为了让我们开眼界，杜老师带我和w到安徽省文联去，见到了公刘、刘祖慈等诗人。那段时间杜老师喜欢打麻将，在省文联尽人皆知，因此当刘祖慈见到他，就开玩笑地说：还常打麻将吗？那玩意分行好分。我们不禁折服于诗人的敏捷。在文联的卫生间，我和w看到了公刘。他曾出席杜老师主持的“巢湖诗会”，我们在台下见过，因此认得他。我们没敢和他打招呼，只和他在同一个长长的小便池里小便。从卫生间出来后，我们笑了好长时间，笑得弯了腰，说：想不到公刘也需要小便，而且和我们同池而尿。

对大诗人从远观到接近，使我们去掉了神秘感。看来公刘也是凡人，和他一样在稿纸上写诗也没什么大不了。确如杜老师所说，接近了鹰，就能象鹰一样俯瞰大地，看得远了。

近年在外谋生，很少回家乡。一位过去的诗友来电话，我才知道杜老师去世的消息。诗友说，他患了癌症，不服气，说不相信这病就克服不了，便天天清早到湖滨大道上跑步。可惜终究敌不过病魔，很快就卧床不起，不久便去世了。

我问那位诗友，杜老师得的是什麼癌？他竟说不知道。

我的老师散文篇十四

清明节到了，一个熟悉而远去的身影伴随着缕缕哀思涌上心头，他，就是教我们初中数学的何兴隆老师。

提起何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土坪中学读书的学生几乎都有深刻的印象。他身材矮小，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慈眉善目，尤其让大家难忘的是他上数学课时拖得长长的“x——y——”□这声音婉转悠扬，悦耳动听，差不多成了何老师的标签。

何老师讲课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不讲与课堂无关的事。他每次上课都是提前进教室，从不拖堂。他上课由浅入深，思路清晰，通俗易懂；他的'板书工整、简洁、明了；他任两个班的数学课，一个班五、六十个学生，每天要批改一百多本作业，但他却一丝不苟。每次批改时除了判断对错，指出错误的地方，还常常用心写几句激励或者鞭策性的评语。我们的作业本，比小学生作业本要宽一些，在那经济拮据的年代，他手把手的教我们把作业本的页面对折为两部分，左边写完了，再写右边，这样做既不浪费，又很美观。他要求每个学生准备三个作业本，一个做课堂练习，两个做课堂作业。课堂作业分甲、乙两本，轮换做。每个同学的作业本他都根据组别、座位写上编号，交作业本、发作业本都很省时间。我们学规矩，大概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何老师有时也幽默。他讲例题，当计算结果为零时，他装出一副遗憾而狡黠的表情说：“哎，空做了空做了，等于零。”然后引来一阵笑声。他点名提问时总是别具一格，他明明知道你叫彭志德或者叫段世明，他却慢吞吞的说：“你叫彭，彭志什麼德呢？”或者“你叫段，段世什麼明呢？”

那时，几乎看不到课外资料，也买不到单元测试卷。每次单

元测验，何老师都要独立完成出题、刻蜡纸、油印等一连串的工作，每次测验他都要熬好几个夜。出题，没有资料书借鉴，试卷难易程度，试题类型、题量、分值都全靠自己拿捏。刻蜡纸是个技术活儿，刻轻了，印不明，看不清；刻重了，蜡纸会被刻破，油印时，油墨就从破处渗出，不但印不了两个班的试卷，还会严重影响印刷质量。每次测验，他总是当天熬更守夜的改完、登好分，做好质量分析。

每个单元测试一次，一学期每个学生收一角或者两角钱购买白纸。学期结束扎帐，如果出现“财政赤字”，他自己掏腰包填补亏空，倘若有结余，就退给我们。记得有个期末退给我们每人五分钱。

何老师是五十年代的师范毕业生，教材不断改版，他的知识也在不断更新。有时候，同学们不知从哪里找一些难题、怪题来问他，他思考一会，不能解答，就一边挠脑壳，一边面有愧色地点点头说：“这个这个问题有点难，嗯，我再思考思考。”第二天，当我们都以为他已经丢开这件事了，没有想到他上完课后利用课余时间给我们讲解。

何老师关心爱护学生，从不打骂学生，就是批评也很委婉，但却很有力。他因为年事高，没有当班主任，除了课堂上，和我们接触的时间不多。他熟悉同学们的面孔，了解同学们学习情况。但有的同学以为自己学习不冒尖，也不调皮，认为他老眼昏花，认不出自己，就肆无忌惮的有些放纵，上课东歪西倒，甚至搞起小动作来。有时被他冷不防点出名字，吓了一跳。他不但说出你家住哪里，还说赶场天碰到你的爸爸或者爷爷，摆谈了些什么什么内容，让你顿时无地自容，马上改“邪”归正，不敢再调皮捣蛋了。有时，他轻言细语地说：“你爸爸妈妈脸朝黄土背朝天，太阳一背雨一背的在山坡上做，你在教室不遭太阳晒，不遭雨淋，哈哈，你们全家人吃饭，就你一个人读书，辛苦你了，劳累你了！”被批评的同学总是在全班的笑声中无比羞愧地低下头，不敢再造次了。遇到学生课堂上打瞌睡，他就喊同桌把他叫醒，或者

用商量的口吻说：“你看你看，是不是到最后一排站着听一会儿，把瞌睡请走？”或者不温不火地说：“同学，教室打瞌睡，怕整感冒了，你还是到寝室睡一会吧！那里更舒服些！”于是，这个同学的瞌睡就被大家的笑声赶跑了。

我的老师散文篇十五

她是谁呢？

她就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老师。

这是一个多么高贵圣洁的名字啊！她将自己的一切化为知识的种子，播撒在学生们的大脑中那一片空白的地上，不断浇水、施肥。用自己的青春年华无怨无悔地培养一批又一批少年，指引着他们茁壮成长。

我的老师也是这样，她是一位园丁，一位同样辛勤的园丁。

她，虽貌不惊人，但精明能干，中等的身材，扎着简单的马尾辫子，那圆圆的脸上有一双特别大的眼睛，炯炯有神，好像会说话，她总是用亲切柔和的目光注视着我们。我最喜欢看着老师的眼睛，因为它有一种神奇的能量，让人很温暖。不过你知道吗？那美丽的眼睛有时也透着威严，它会让那偶尔走神的小脑袋赶紧回归课堂，让我调皮的小手瞬间端正的摆放在课桌上，呵，这就是我可亲可敬的语文老师——宋老师。

我们的宋老师课堂既严肃又活泼，她总是鼓励我们勇于展现自己，各抒己见，因为时代在进步，她希望我们不要死读书，读死书，不仅要掌握知识，还要让知识为自己所用，做个有思想有能力的好学生。所以每每在我们安静的听完老师声情并茂的讲课后，她总是鼓励我们“七嘴八舌”各抒己见踊跃的发言，而这时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因为我们都愿意展示自己，知识在交流中不但得到了巩固，也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勇敢越来越自信。哪怕许多时候我们回答错了，老师也会

用鼓励的眼神告诉我们，不要胆怯，还会用坚定的眼神告诉我们，再接再厉。如此的课堂气氛让我们都充满了自信，学习变成了喜欢。

老师，我的好老师，您不仅让我喜欢了学习，更让我慢慢懂得了人生道理。

记得那是一堂作文课，一堂让人难以忘却的作文课。那天因为我的一篇名为《成长》的作文，老师对我的作文十分满意，但又对其又圈又点，把一些不完美的地方改过来，然后大声诵读了一遍。可在表扬过后她也对我说：“不要骄傲，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几个字，看似简单但却包含了深刻的含义，是啊！这也让我刚刚得意洋洋的脸上瞬间谦逊了起来。

最后，我的那位老师，她姓宋，一个宝盖头加一个木，这不正是一棵坚强的大树保护着头顶上的那些宝吗？这个字，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与您相遇，不虚此生。

我的老师散文篇十六

李晨初老师已经离开我们一周年了，直至今天我依旧在怀念他。曾记得12月27日中午时分，当我用手机登陆qq时，余杭区文艺家qq群里跳出区文联组联部干部沈一斌发布的消息：余杭区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李晨初老师于26日下午7时40分驾鹤西去了，惊闻噩耗，我不由得流下了眼泪，同时感到很震惊，我在自问：这消息是真的吗？消息公布后，文艺家qq群里和作家协会群里严肃起来了，余杭区文艺界各个协会的会员们纷纷跟帖以不同的方式向李老师表达哀思，发表悲痛的诗词或感言寄托对李晨初老师的怀念之情。

我清楚的记得认识李老师是在7年前，当时我从安徽省潜山县来余杭打工不久。因为在老家时通过学习写新闻报道而爱好

文学创作，初来乍到，很想融入当地写作圈子，获得帮助。我认识李晨初老师与赵焕明老师是同一天下午，那是的春天，我壮了胆慕名去余杭区工商联会刊《商会》编辑部拜访赵焕明老师，我落座后不久，李晨初老师也走进了赵老师的办公室，赵老师向我介绍了李老师的情况，并且告诉我，李老师是余杭区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在区文联编会刊《美丽洲》。李老师伸出手与我捂过手后，并且同我亲切交谈了几句，让我有空去文联他的办公室做客，就匆匆的离开了赵焕明老师的办公室。当时，我还向赵老师和李老师表达了我想申请加入余杭区作家协会的意愿，两位老师也表示欢迎我加入异乡的余杭区作家协会组织，加入区作家协会的梦想在当年底就实现了。

自从第一次见面后，我在工作之余也就走进了位于临平邱山大街的余杭区文联三楼《美丽洲》编辑部，每次前往，李老师一边为我沏茶一边询问我的工作情况，与他相谈甚欢。李老师告诉我：他的女婿老家也是安徽人，与我同是安徽老乡呢。李老师向我赠送了他最近出版的散文集《叶落故园》，回来后，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拜读完了他的散文著作《叶落故园》中的散文佳作，他大多数的散文都是接地气的，描写的也是乡村旧事，没有过多的抒情文字，以记叙为主，篇篇纪实，读者们都比较爱读的经典之作。自从我与李晨初老师结缘后，我的文字也就逐渐的在《余杭作家》和《美丽洲》会刊上展露尖尖角，每每有文字在《余杭作家》和《美丽洲》杂志上发表了，还不忘电话联系我，去文联拿样刊或者领取稿费，他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的确令我感动。我和四川的文友涂兴佳说起，我们独在异乡，常感孤独；水平有限，更觉自卑。老师们没有看不起我们，平等对待，而且分外关心，让我们倍感温暖，通过赵老师李老师和许多的文友，也感受到了余杭这个地方的大气和包容。每次去文联时，只要李老师在办公室，都会向我赠送一些书籍，如潘友福和高长虹主编的《中国茶圣诗风》，杭州市作家协会编选的《杭州作家》丛书一套(分散文卷，小说卷，诗歌卷，儿童文学卷)，以及《西湖》杂志，还有往期的一些《藕花洲》、《余杭作家报》

等，这些报刊杂志对我来说，如获珍宝，因为我有收藏的爱好，同时，我也获得了一批精神食粮，为我今后的业余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我申请加入市，省作家协会提供了帮助和支持。

李晨初老师于去年初在新浪网开通了网名墨子的博客后，一天，他给我发来纸条，向我约雅安地震的稿件，当时，我不知是谁给我发的纸条，我立即回复：请问你是哪位老师？第二天就见到了回复：“我是李晨初”。的《美丽洲》夏季刊发表了我的四首小诗，其中就有雅安地震的诗歌。去年的《美丽洲》冬季刊也发表了我的一首诗歌，标题《秋天，菊花开的季节》，这一期是他最后编的一期《美丽洲》杂志，美丽洲杂志出刊后不久，李老师向我发来短信“大作已刊美丽洲四期，请方便时去文联拿刊物，谢谢！”。我立即回复：“感谢李老师多年来的关心和支持，恩师情永远不忘，我在返回安徽老家的路上.....。”

年初，我用手机向李老师发出一条短信，向他报告喜讯，我被安徽省作家协会批准为省作家协会的会员，第二天就收到了他回复给我的短信，短信内容是：“衷心祝贺，继续努力！”的八个字短信，我想，面对这八个字，我会倍加努力，不负你的厚望。李晨初老师编辑的最后一期的《美丽洲》杂志和回复给我的手机短信，我将永远珍藏着，铭记着.....。

原计划想在新年初1月10日的作家年会上，与你再见面问候，真的未想到——您的生命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驾鹤西去了。获悉噩耗后，我向赵老师打听，可不可以去向李老师的遗体告别？赵老师指点后，我随那天的大巴车到了超山殡仪馆告别大厅，看到饱受病痛折磨的李老师，身躯缩得不像样了，不由得潸然泪下。李老师，愿你在天堂里不再有病痛折磨，还与你热爱着的文字相伴，我会永远永远怀念您的，您，一路走好，安息吧！

我的老师散文篇十七

“丁零零，丁零零”上课了，这是我们开学后的第一课，16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讲台，教室里鸦雀无声，只听门“吱呀”一声，门开了，走进来一位身高1.50米左右的人，高高的鼻梁下，有一张时常挂着微笑的嘴巴，一看就是一位平易近人，十分幽默的人。

名字“撒谎”

她笑着对我们说道：“同学们，这是我们开学后第一节课。下面我就介绍一下我自己吧！”说罢，她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口、十、木、辛”突然，她说：“咦？我怎么把自己的名字都忘了呢同学们你们帮我想想我自己的名字吧！”

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大约过了十分钟，老师问：“同学们想出来了吗？”这时，我们班的“搞笑大王”站了起来，说：“老师，您的名字是不是‘口、十、木、辛’，难道您是外国人不成？”老师摇了摇头。“葡萄”也站起来说：“老师，您是不是姓叶，名木辛啊？”老师有摇了摇头。忽然，我眼睛一亮，急忙站起来说：“老师，您的名字是不是叫叶梓啊？”老是想了一会，点了点头说：“对，我想起来了，我就叫叶梓。”她夸赞了我几句，便让我坐了下来。这是我才突然明白过来，老师不是真的忘记了自己的名字，而是有一考我们的智力呢。

上课“撒谎”

“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学习了”“《卧薪尝胆》！”同学们立刻抢在老师前面回答。老师拿出一支粉笔，刚要写字，却又转过身来，脸上露出了为难的表情，说：“同学们，‘卧薪’两个字怎么写啊？”

同学们呢窃窃私语起来，“难道老师也有不会写的

字？”“不会吧！她可是老师哎！”“不对啊，昨天老师还跟我们仔细地讲了这两个字呢。”

我好奇地看了看老师，老师正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们，我立刻明白了，把手举了起来。其实，老师是想让我们自己上去写，更进一步的掌握这两个难写的字。

直到现在，我还很想念曾经与我们朝夕相处的那位爱“撒谎”的老师！